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草木情深

◆书心书影

你知道不知道

我无法猜测到当时的情景，因为我醉了。外面的灯光暗淡了许多，雪继续下着，耀眼的白在灯光里显得恍恍惚惚。玻璃上的雪花凝结成一堆一堆结实的丛林，从下一直往上生长着。再往上，就是玻璃的原色了，透过这一小块原色，就可以看见外面的雪的世界。宽阔而又空洞，喧嚣而又宁静。

我是坐在窗前的，双肘撑着窗台，目光僵直在外面一束灯光里。灯光下有一条小路，还有一棵光秃秃的紫丁香树。那个夏天，我曾经十分贪婪地吮吸过这棵紫丁香的芬芳。可是现在，什么都没了，一切都空洞无物，紫丁香孤独地站在雪地里，任风雪飘摇。不远处那条小路稍稍微往前面一点儿，就出其不意地拐了个弯儿，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我心里清楚，拐过弯儿就是一大块绿地。我想象中的绿地是那么的浓郁和茂盛，穿过绿地，就能看见无比湛蓝的天空了，像没遭到污染的大海一样，或者像泸沽湖抑或抚仙湖。还是那个夏天，我和颖在一个黄昏里彳亍，穿过学校背后的操场，我脚下还踢着一块比我还无聊的石子，颖留有一披长发，快乐地跟在我后面，还不时唠叨我踢那颗石子：“你真够无聊的。”我当时好像也说了一句什么话，可是现在由于我大了经历的事情多了脑袋迟钝了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我好像做了一个长传冲吊的姿势，将那颗石子稳稳踢进不远处的一条水沟里，那里面有着许多银子般的鲢鱼。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常常独自一人在那里垂钓。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像一只如王小波所说的特立独行的猪，我蔑视周围一切庸俗的人。当然，剔除外。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只特立独行的母猪，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承诺，但在我心里，她便是我永远的初恋。直到现在，我仍在怀念那个飘着紫丁香香的十分忧郁的夏天。

我几乎没转动眼睛，想象着那棵关于整个夏天的紫丁香树和一长串言之无物的故事，这或许就是初恋吧！叫人心疼一点儿伤感一点儿高兴一点儿快乐一点儿神秘一点儿无措一点儿冲动一点儿希望一点儿，就是这些许多的一点儿揉成一块儿，构成叫人无限神往而又无限疼痛的最初的爱情故事，给我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可是物欲横流的现在，我再也看不见蓝天绿地了，再也感受不到温馨如蜜了，我只能看见现实现实金钱。到处都充斥着势利和世俗的气息。

屋里洋溢着一股由粮食制作而成的香味，同宿舍的人都回家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来守护着这个糟糕的最后的冬天。这时应该是子夜了，我将头缩进一件黄大衣里，紧紧抱成一团。守望，对于我来说，更能体现出一种现有的精神，哪怕冰天雪地，哪怕孤独寂寞，守望在这种境界中，更能体现存在的意义。那个夏天终于逝去了，紫丁香也在一天一天的开放中凋落，留下一地紫色的花瓣。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滴到了这个残酷的冬天里。在这个冬天里，我尝试着另一种告别。

灯光依然在风雪中摇曳不定，好像在诉说着从前或者最近发生的一件伤心事，嘤嘤而泣，哭诉不止。这时，我却趴在窗台上睡着了，好像梦见自己和颖行走在冰凉如铁的空气中。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天地之间一片洁白。我睡眼惺忪地望着外面的那棵紫丁香，它居然繁花盛开。我在心里喃喃地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时，不敢告诉你，我有多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荷所忆

易玲

我生于江南鱼米之乡，小时候上学的那条公路两旁，有连绵不尽的池塘，池塘里遍植荷花。

每年夏天，池塘里的荷花或开或闭，或粉或白，或亭亭玉立，或含羞垂首。微风一起，万千荷叶摇摇晃晃，颤颤悠悠，姿态万千；荷叶上清圆的露珠，调皮地来回滚动，如珍珠聚散，如水银乍泻。晨雾淡淡如薄纱，时不时有一只翠鸟，翡翠的身影在荷塘里飞掠，迅疾准确地捕到一条鱼儿后，停落在远处的一枝莲蓬或一箭菖蒲上；时不时有一尾鱼儿，跃出水面随即扑通落下，留下一圈又一圈往外扩散的涟漪。也时不时遇到一朵刚谢的荷花，一片一片的花瓣，有的落在下方的荷叶上，像港湾里等待启航的船儿；有的落在水面上，轻舟般在荷梗的丛林里摇荡。

放学路上，我喜欢摘一片荷叶当伞盖，遮挡依然炽热的阳光，或者猝不及防的阵雨。到家后央求母亲做荷叶饭、荷叶粥或荷叶蒸排骨，荷叶的清香便到了唇齿间，进了肺腑。

傍晚，村口的那方池塘分外热闹，水面一半

被田田荷叶覆盖了，清丽出尘；另一半则铺满夕阳，旖旎绮丽。池水温热，女孩们在岸边青石板上浣洗衣服，捣衣声、说笑声在整个村子上空回响；男孩们一个猛子扎到荷花丛中，采一把莲蓬，丢几个到岸边女孩子手里，自己边仰着脑袋，边在水里吃开了。

我家有一本国画花鸟画册，铜版纸的，很精美，画册中有不少幅荷塘图，工笔的，水墨的，怒放的，含苞的，繁盛的，枯萎的……画中千姿百态的荷花，与蜻蜓、蝴蝶或翠鸟、游鱼相映成趣。暑假里，沉闷海热的午后，我展开画册一笔一画临摹，心里又欢欣，又宁静。那是我最早的绘画艺术启蒙。

后来到遥远的北方上大学，北方的城市里也有荷塘，但大都在公园里，可以在岸边欣赏，却不可与之亲近，不能荷塘荡舟，不能绕荷戏水，不能采莲挖藕，街头也很少能见到售卖莲蓬或荷花的摊贩。而在南方，夏秋之际，街上会有许多贩卖莲蓬和莲子的推车或箩筐，那是街市喧嚣中的一抹清凉，一份诗意。所以每次在南方故乡过完暑



群山染金

翁桂涛 摄

◆人间小景

驯牛

张磊

“趁沟——走，撇着道道转弯，趁沟——走。”春日的清晨，阵阵有节奏的吆喝声，慢慢穿过葱茏的田野，唤醒酣睡中的乡村。不用说，一定是村里的几位牛把式在驯牛呢！

“驯牛”是教习牛犊子耕田犁地的一种称谓。在咱们农耕之乡，牛耕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过去的“二牛三人”到后来的“一牛一犁”，牛始终是地里的帮好手。

通常的印象中，牛始终扮演着勤劳、奉献、奋进的角色。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任劳任怨，有“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无私奉献，有“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的鞠躬尽瘁。但牛也并非天生就会耕地，随着铁犁的出现，所需动力非人力可为，于是牛作为拉犁的畜力应运而生。为了更好地役使牛，咱们祖先发明了穿牛鼻栓这项技艺——一种“丁”字状的竹制器具。《庄子·秋水篇》中说：“落络马首，穿牛鼻。”说的就是此法，虽说牛性格温顺，但要役使它也绝非易事。

◆信笔扬尘

大喇叭里的旧时光

陈晓云

我至今还记得那张照片，照片里的姑娘留着利落的短发，眼神明亮而坚定。她端坐在大喇叭前头，手里紧紧握着稿子，神情专注得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和那一方小小的麦克风。那个年代，村头的大喇叭就是咱们的消息树，是全村人的耳朵和眼睛。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在屋顶上，大喇叭就准时响了起来。那声音清脆而响亮，仿佛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摇醒了沉睡的村庄。社员们一听到广播声，就纷纷扛着锄头，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向田间地头。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都充满了干劲，就像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广播员姑娘可是村里的名人，叫秀儿，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秀儿从小就聪明伶俐，嗓子也好，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就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一样。村里选广播员的时候，大家一致推选了。秀儿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又激动又紧张。秀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赶到

村头的广播室。她要先把当天的报纸仔细地看上一遍，挑选出重要的新闻和指示，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她的字写得很漂亮，一笔一画都透着认真和严谨。抄完稿子后，她还要反复地练习朗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有一次，村里要传达一项重要的上级指示。秀儿拿到文件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生僻的字词和专业术语。她怕念错了影响了传达的效果，就四处请教村里的老教师。秀儿一边听，一边认真地做笔记，回到广播室后，又反复地练习了好几遍。当她通过大喇叭把指示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全村人的时候，大家都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秀儿的工作可不只是念报纸、传达上级指示，有时候还得播报一些村里的琐事。有一次，王奶奶丢了一只老母鸡，那可是她的宝贝，王奶奶急得团团转。秀儿知道后，马上在广播里播了寻鸡启事。她把老母鸡的特征描述得非常详细，还提醒大家如果看到了就及时联系王奶奶。没过几天，邻村的一位村民就把老

假返校时，我都会买一些在火车上吃，那是我能用舌尖带走的乡恋。

大学毕业后定居北方，关山迢递，只有过年才能回故乡小住几日。故乡风景，略去了春夏秋，只剩冬天。每年夏秋，到所居城市的公园赏荷，就成了我慰藉乡愁的一种方式。虽然民间传说荷花的生日是农历六月二十四，但荷花并非只是夏花，她们花期很长，大部分地区荷花直到9月才开始凋谢，可谓连接夏秋的清丽仙子。我国古代民间有春天折梅赠远、秋天采莲怀人的传统。南北朝时期的《西洲曲》，写的就是秋日荷塘：“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在我看来，北方的荷塘虽大多绿肥红瘦，也就是叶多花稀，不及南方的荷塘花朵繁艳，却别有一种风骨——傲风沙而不惧，凌冰雪而不屈。漫漫寒冬，它们的枯梗败叶被厚重坚冰牢牢锁住；漠漠春寒，随着残冰一点一点化开，它们又渐渐苏醒。待到入夏水暖，它们便再一次挣出花苞，灼灼灿灿，婷婷袅袅。北方有名的荷塘也不少，如孙犁的“荷花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四面荷花三面柳”的济南大明湖，张大千创作《盛夏清荷图》的北京昆明湖……

从江南到塞北，荷塘处处。荷塘里，有从《诗经》发轫的清雅审美，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纯净高洁，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坚韧通透，还有我挥之不去、水汽氤氲的乡愁。

喊“趁沟——走”，停止喊“挖着”，向左转喊“牵着”，向右转喊“撇着”。这些口令刚开始牛并不能听明白，要靠左右两个人强制拉拽配合才能完成，以后犁田时也要这样喊牛才能跟着口令做动作。通常“驯牛”要一个星期才能把“牛技”教好，而且中间不能中断，免得回生而前功尽弃。最好不要换人，因为牛与人一样有陌生感，如换人牛会发脾气不配合。每次“驯牛”要逐日延长时间，让牛养成早出晚归的习惯。新驯的牛在刚开始真正犁田时往往还要大声地吆喝一段时间，直到能正常独立犁田了才算大功告成。当然驯牛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必须是功夫了得的牛把式才能委以重任，每个村里总有几个这方面的权威，经他教的牛个个听话好用。驯牛也有小窍门，每次驯完牛收工时，都会在牛的脑门心抹一把烂泥，仿佛是对牛说“这辈子要和泥土分不开了”。有时还要用一个簸箩将牛嘴兜住，免得牛在犁田过程中偷嘴吃庄稼，以养成良好的耕作习惯，牛终归是善良忠诚的，明白自己的使命忠于土地。

现如今耕牛难得一见了，更别说看到驯牛的场景了。很多田地里长出了花草、长出了果木、长出了工厂。即便是有点田地也鲜有耕牛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铁牛闹春耕”。偶尔想起当年“趁沟——走”的吆喝声，心里还是暖暖的。

母鸡送了回来。

那时候全靠这大喇叭喊话，声音能传出好几里地。大喇叭就像一个无形的纽带，把全村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喜事还是难事，大家都能通过大喇叭第一时间知道。村里有个小伙子要结婚了，秀儿会在广播里宣布这个喜讯，还会播放一些欢快的歌曲，让全村人都跟着高兴。

一次李大爷突发重病，需要马上送到县城的医院去。秀儿在广播里紧急求助，号召大家帮忙找车。消息一传开，村里的青壮年们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去找车，有的去帮忙抬李大爷。很快，一辆拖拉机就准备好了，大家一起把李大爷送到了医院。因为送医及时，李大爷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李大爷出院后，专门到广播室感谢秀儿，他拉着秀儿的手说：“闺女，多亏了你这大喇叭，救了我一条命啊！”

秀儿用自己的声音，陪伴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那大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就像温暖的春风，吹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渐渐有了收音机、电视机，后来又有了一智能手机。大喇叭的声音渐渐被这些新的媒体所淹没。秀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离开了广播室。

如今，村里的大喇叭已经很少再响了，它静静地立在村头，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已经远去的故事。

读岳西女作家冯润青的散文集《零碎的思维》，就如同在烟雨之后看到了天青色，有一种润物无声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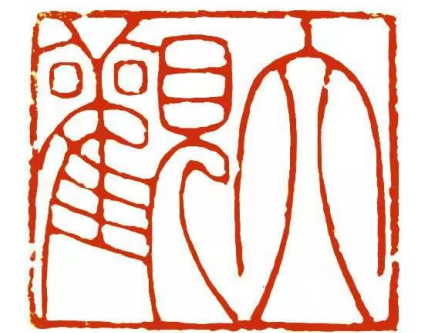
冯润青擅长以其特有的敏感描写出丰富细腻的感受：“悄悄打开银白色锡制酒壶盖，倒一点透明芳香的液体入杯子，学着大人，一仰脖子，倒入口，咕隆一声吞下，立时，从嘴到肠胃，一团火苗蹿起来，脸上火辣辣地发热，一照镜子，那红脸蓬头的丫头是谁啊？一时对镜不能相认。头好晕好沉，四肢乏力。”这段描写惟妙惟肖地模拟出了自己醉酒后的状态，同时充满了生活情趣。

冯润青的诸种兴趣爱好对其写作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她兴趣广泛，热爱读书，爱好品茶，喜欢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还喜欢小动物。冯润青的文章具有一种优美的意境，她常常以从容舒缓的节奏娓娓道来，又如梦幻般的絮语，营造出一种缱绻的诗意氛围。她的语言也具有清新典雅、洗练自然的风格。例如在《那河 那岸》一文中，描写自己在河堤上散步，在草地上安坐的场景：“看天高云淡，云卷舒舒，亦可找一处斜坡，拣厚实地平且足够宽阔的地方，躺下来，闭上眼睛，听一听流水，闻一闻泥土与草叶的馨香，梳理一下沉积在心灵的烦躁，丢弃一些得失，心清神爽间，仿佛时间已经停顿。”这样的语言既优美又特别有氛围，呈现出了迥异于寻常的艺术表达效果。

冯润青的文章非常具有场面感和生活气息。如《浣秋》中乡间清晨河边的浣洗场景：“河里浣洗的女人真不少，都是七大姑八大嫂。清晨是家家浣洗的时间。所谓三个女人一台戏，河里的欢笑声，棒槌捶衣声，哗哗流水声，是一组交响乐，沸腾着，悦耳动听。”冯润青觉得这是乡间最本色的音乐，甚至多年后这音乐还流淌在耳边，让浮躁的心神瞬间沉静安如。从这些富有场面感且极具生活气息的文字里，我们不难感受到冯润青是如此的热爱生活，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满含热忱。同时还有对纯真童年和乡村生活的深情追忆，对故乡的一往情深。

冯润青对旧事物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她的很多文章里，都提到了曾经矗立着的老街桥。在《辞别一座桥》中，她用略带沧桑而感伤的笔调形容这座桥：“散发的灰尘飘荡开来，空气中有薄薄的土腥味飘来。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一座桥，一座百年老桥，正在人们的面前一点点地化整为零。”从深层意义上说，冯润青流露出的是一种对日渐消逝的田园文明的眷恋、怅惘，同时又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侵袭乡土田园文明的一种深刻反思。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日益发展和频繁的大规模建设，传统文化秩序和自然环境被破坏，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一丝惋惜。难能可贵的是，冯润青并没有一味地沉溺在怀旧的情绪里，她以通达平和的心态来审视新旧交替和转换，认为老桥已完成它特定的历史使命，应该庆幸自己能见证地标性建筑的诞生，显现出了一种通透和豁达。也使得她的文章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具有更高层次的独特视野和格局，从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冯润青的散文集《零碎的思维》确实是一本值得认真品读的好书。冯润青耽溺回忆中的美好，拾时光中的珠贝，体察人间烟火，感悟平凡人生。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在优雅静谧的氛围中，品读冯润青的文章，从她那细腻敏感的文字中体会独特的小女子情怀，领略艺术的灵动之美，从她笔下的一花一草，一人一物中感受一份智慧，一份安然。



——读冯润青散文集《零碎的思维》有感

曾鹏飞

烟雨等天青